

永壽縣新志卷八目

藝文

碑

記

考

辨

詩

永壽縣新志卷八

知縣蔣基重修

藝文類碑記考辨詩

碑

元

無名氏漢建信侯廟碑漢建信侯齊人也姓婁諱敬漢高皇帝五年以布衣見上議都關中即日車駕入關賜姓劉封奉春君七年使匈奴知不可擊帝輒往侯不可上怒囚之平城圍解特原其罪封建信侯乾州好時縣明月山有廟今廢屬永壽縣銘云侯乃隱居此山而得道者也能種黃金有種金坪將革召邑人囑曰爲廟祀

永壽縣新志卷八

我吾有以福汝矣言訖雲霞飛集而去熙寧二年碑知鳳翔府鄞咸撰文好時令雷壽松爲民禱雨應又曰唐刻寶歷三年令韓儵禱雨應先雨後雲其事甚異其碑今亡矣侯功成名遂慨然致仕歸老知足不辱已獲輕舉且侯用片言取信萬乘之主當時何良平勃弗能措其辭拜君封侯績標青史名揚後代不賢者能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懷道者能之云云至大戊申姑洗月
拙日天和

明

宋濂雲寂寺汝照禪師舍利塔碑禪師諱寶金族姓石氏其號爲碧峰生於乾州永壽縣父名通甫宅心從厚

人號爲長者母張氏亦好善不倦有桑門持鉢乞食以觀音像授張且囑曰汝謹事之當生智慧之男未幾果生禪師白光煌煌煜然照室幼恒多疾纏綿衾枕間父母疑之曰此兒感祥徵而生其宜歸之釋氏乎年六歲依雲寂倡法師爲弟子旣薙落受具戒徧詣講肆窮性相之學對衆演說纍纍如貫珠聞者解頤已而拊髀嘆曰三藏之文皆標月之指爾昔者祖師說法天華繽紛金蓮湧現尙未能出離生死况區區者耶卽更衣入禪林時如海眞公樹正法幢於西蜀晉雲山中亟往見之公示以道要禪師大起疑情三二年間寢食爲廢偶攜僮隨公擷蔬於園忽凝坐不動歷三時方寤公曰爾入

定耶禪師曰然曰汝何所見曰有所悟爾曰汝第言之禪師舉筐示之公非之禪師眞筐於地拱手而立公又非之禪師厲聲一喝公奮前堪其育使速言禪師築公顛仆之公又未之許笑曰塵勞暫息定力未能深到必使心路絕祖關透然後大法可明耳禪師聞言愈精進不懈遂出參諸方憩峩眉山勢不復粒食日採松栢啖之齋不霑席者三年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自是人定或累日不起常趺坐大樹下溪水橫逆人意禪師已休死越七日水退競往視之禪師燕坐如平時惟衣濕耳一日聽伐木通身汗出如雨嘆曰妙喜大悟十日入小悟無算豈欺我哉未生前之事吾今

日方知其真爾急往求證於公反復相辯詰甚力至於自悟禪榻而出公曰是則是矣翌日重勸之至期公於地上畫一圓相禪師以袖拂去之公復畫圓相禪師於中增一畫又拂去之公再畫如前禪師又增一畫成十字又拂去之公視之不語復畫如前禪師於十字加四偶成萬文又拂去之公乃總畫三十圓相禪師一一具答公曰汝今方知佛法宏勝如此也百餘年參學有悟者世豈無之能明大機用者寧復幾人無用和尚有云坐下當出三虎一彪一彪者豈非爾耶爾宜往朔方其道當大行也無用蓋公之師云先是禪師在定中見一山甚秀拔臺閣崢嶸金碧絢爛諸佛示化二菩薩行道

其中者指禪師謂曰此五臺山秘魔巖也爾前身行道其中靈骨猶在何乃忘之既寤遂遊五臺山道逢蓬首女子身披五彩幣衣赤足徐行一黑獒隨其後禪師問曰子何之曰入山中耳曰將何爲曰一切不爲良久乃復扣之同行者皆弗之見或謂文殊化身云禪師就山建靈鷲菴四方聞之不遠千里負餼糧來獻者日續紛也禪師悉儲之以食遊學之僧多至千餘人雖丁歲大儉亦不拒也至正戊子冬順帝遣使者召至燕都慰勞甚至天竺僧指空久留燕相傳能前知號爲三百歲人敬之如神禪師往與叩擊空瞪視不荅及出空嘆曰此真有道者也冬月大雪有紅光自禪師室中起上接霄

漢帝驚嘆賜以錦紋伽黎衣遣歸明年己丑復召見於延春閣命建壇禱雨輒應賜以金繒若干禪師受之卽以賑饑乏民又明年庚寅特賜寂照圓明大禪師之號詔主海印禪寺禪師力辭名香法衣之賜殆無虛日自丞相而下以至武弁悍將無不以爲依歸已而懇求還山洪武戊申大明皇帝卽位於建業明年己酉燕都平又明年庚戌召禪師至南京夏五月見上奉天殿且曰久聞師名以中州苦寒特延師居南方耳遂留於三天界寺時召入問佛法及鬼神情狀奏對稱旨又一年辛亥冬十月朔上將設普濟佛會於鍾山高行僧十人泣其事而禪師與焉賜以蒲饌於崇禧寺大駕幸臨移時

方還明年壬子春正月旣望諸沙門方畢集上服皮弁服親行獻佛之禮夜將半勅禪師於圓悟關施摩伽陀斛法食竣事寵賚優渥卽玉環錦袈裟之類夏五月悉鬻衣盂之資作佛事七日乃示微疾上知之親御翰墨賜詩十二韻有元關盡悟已成正覺之言天光昭回人皆以爲榮時疾已革不能詣闕謝至十月四日沐浴更衣與四衆言別正襟危坐目將瞑弟子祖全智信請曰和尚逝則逝矣不留一言何以暴白於後世耶禪師曰三藏法寶尙爲故紙留言欲何爲夷然而逝壽六十五僧臘五十有九候三日奉龕茶毗於聚寶山傾城出送香幣積如邱陵或恐不得與執紼之列露宿以候之及

至火滅獲五色舍利齒舌數珠皆不壞紛然爭取灰土
爲盡禪師體貌豐偉端重寡言笑福惠雙足所至化之
故其在山也捧足頂禮者項背相望其應供而出也持
香花擊梵樂迎者在在而有不啻生佛出現其行事可
悉書弟子散之四方無以會其同某等將以某年某月
建塔於某山乃掇其大略請安次王普爲狀一通徵濂
爲之銘上祀方丘宿於齋宮濂與禮部尙書陶凱實侍
左右上出賜禪師詩令觀之其稱禪師之德爲甚備夫
聖人之言天也因知禪師之道上與天通下從人望雖
不獲住名山大剎要可以無憾然而月林觀公遠承臨
濟正宗其第五傳曰無用寬公竺源盛公竺源之道行

於南無用之道著於北禪師蓋無用諸孫也濂近銘竺
源之墓今又述禪師之行而文諸碑嗚呼哲人云亡奈
何不興大法衰微之嘆乎銘曰臨濟崇崇西來正宗益
衍以鴻三虎怒投中有一彪氣可吞牛性相紛拏瓜蔓
交加入海算沙乃易禪衣乃抵勝師乃治其疵棲身孱
顏絕去八還入第一關河水浸淫趺坐樹陰爰濕我襟
我松我粳我泉我漿渴饑兩忘實相圓通無物不容悟
其本空元微肇胎陟彼五臺樓閣門開南粵北胡方衣
圓顱水赴雲趨無間儉豐香積之充且妥其躬其名上
聞便蕃宸恩來自帝閭於赫皇明遣使奉迎館於神京
龍文成章日晶月光鬱其寵榮四衆所依胡不寧茲而

亟其歸泰山崔崔一旦其頽靡人不哀有密者岡白虹吐芒舍利之藏

薛瑄 至聖文宣王廟碑邠州之永壽實古豳國之地縣學有大成至聖文宣王殿創自前代我皇明統一寰區首崇儒教大詔天下建學立先師廟有司以時致祭毋俾廢怠於時宣聖殿以及兩廡固嘗新理之然歷年既久漸迄敝漏及創始之際又卑陋不足以展禮事神今縣令山西高平郭質以鄉舉發身來知是縣始至進謁 聖廟瞻仰周顧大懼無以仰副國家崇明祀育賢才之意退而卽欲興修然以邑民僅千室力單財寡所需之物無自出遂行視縣城內外遠近官宇隙塹園地

得數百畝督令有役於官者假借耕具給與種子俾以時種穫其間積凡三歲得穀麥若干斛復借民車輸至咸陽渭水之次易木以歸且先於農隙時以餘穀僦工埏燒瓦甃覆蓋塼飾諸物百用既具乃於天順元年七月泊其縣丞新城馬騏典史饒陽宋準協心鳩工興作擴舊時大成殿三間爲五兩廡舊各五間今俱增四爲九以至戟門櫺星門神厨神庫次第改作基宇高廣壯固有加於前始事於是月十九日竣事於次年七月明倫堂兩齋及生徒退習之室用工小而先已新葺獨殿廡神宇鼎新之功爲大於時教諭壽州薛澄訓導臨汾安廣進諸生而商之曰惟是廟學因仍弊陋者數十年

矣今郭令以學古入官之才審於爲政之所重雖居小縣民寡事務叢劇之際能出謀儲用不勞民力不取民財克瞻廟貌之成高廣嚴翼有盛於昔以及他宇亦爲葺理事神育才咸盡其道實有以仰副國家崇重儒教之意雖古良有司之興學者殆無以過之夫令有善政不可使無聞於後世乃具其事之本末遣生員張敏岳某來求文於予將刻諸石以示永久遂爲之銘曰維此永壽惟有廟學千百其年爰始爰作或度孔庠或宇寢隳神不顧饗土荒於嬉有令學古式臨茲土乃怵於心乃惕於覩顧茲小邑式寡於丁睠言興之孰資於成我思其方有田斯植乃耕乃耘有年有積輸之百輛清渭之涘以有貿無萬木委止工獻其巧人執其勤廟廡改作廓舊益新葺理之周爰及百宇神祀孔彰士有攸處師曰斯役惟令之功欽服國典教道日崇不有纂述將泯其實我銘是永勒於貞石

記

金

〔郭邦基重修惠民泉記〕永壽縣古麻亭驛也城在嶺之巔三面阻險攸居之人弗能鑿井宋嘉祐中呂汲公大防爲令時於城東甘水源相其地形鑿山爲渠引而入城百姓利之嘗歌曰泉之來兮東澗邊昔我勞苦今安然願公早入佐天子霈爲膏澤及民編因目之爲呂公

惠民泉歲月寢久兵革之餘泉渠圯壞無復存者泰和元年邢公珣由進士第主邑簿下車後歷詢耆耄苟有利害爲之興除衆以泉聞遂訪其源得故道有瓦甃之迹在焉不旬日間厥工告成其泉之通也歛焉老幼忻忻賡爲之歌曰我公來兮揚仁風當時澗水能復通濟人利物誰與同昔有吕公今邢公

元

單鵠重修廟學記永壽縣境於沮漆芮鞠犬牙相出入距古豳倍舍之許距今邠州一傳爾前宋隸邠州今屬乾州縣故有廟學庠陋傾圯今縣尉宋君思義捐俸鳩工益其庠新其圯崇不逾制儉不歉禮殿廡厨廡講授之室悉備又增學田二百畝云云

永壽縣新志卷八

八

明

張朝綱遊武陵山記長安之西有永壽環邑皆山也五峰聳其東明月峙其西其北則達古豳分水嶺有天險關焉古稱秦中多形勝山光互映如永壽者亦鮮澗水分流泉甘而冽居民便之公劉詩所謂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者疑卽在此說者以爲吕大防之所導也邑西山山有寺寺有文筆峰時偕寮采邑博士諸君子政事之暇常登眺焉非浪遊也昔晉羊叔子好遊峴山宋歐陽子好遊滁山功德加於斯民聲施垂於後世顧予何人敢比前烈然覩文筆之峰則思育英才觀山下之泉

則思興水利瞻石山之空寂則思蕃樹植覽阪田之磽瘠則思勤稼穡週山四望有戚然不得其所者皆吾赤子也思拯救而安全之是遊也豈浪遊如謝康樂之鑿山開道潘孟陽之飲酒遊山長夜忘返爲也其裨於政多矣顧時方尚名而余以實時方尚巧而余以拙行與時違人多惡之此山怪石礪麓不堪時用余以愚拙偃蹇不堪時用有類於石然砥礪頽俗琢磨文教自信少

有補於疲邑焉諸君子笑曰有是哉以其言書於孤崖之石

學冊載張公入名宦祠記中云砥礪頽俗琢磨文教自信少有補於疲邑是遊誠非浪遊卽考言以

考績固宜
戶祝警宗

郭宗準惠民泉記永壽之邑據高控險土厚不可以井

第賴水於郭東深澗中往來五六里強半爲亥徑其艱也可知余庚戌道經米一升易水不一斛然猶常直也暑雨寒沍或更倍蓰今以北山之泉注郭中於是水莫便於永縣矣前開封府檢校家居楊邦梁實爲之泉去郭七里卽東水之源建瓴而下則趨澗迤邐渠之乃得入郭甚不易也故屢渠而屢廢嘉祐中呂汲公大防爲令蓋作始焉謂之惠民泉金太和中進士邢珣爲主簿因其圯壞修復之鄉貢進士郭邦基爲之記碑在邠州邠舊統永壽也至勝國時前業無復遺跡且不聞有呂與邢矣邑人白用掘地得故渠身自修之董節禮者爲作白公通泉惠民記碑在今城隍廟邠州之碑白與董

未之見是以碑中之事泯而不傳此官府之所以不講也白氏之渠之廢已莫知歲年宏治間知縣李綱常一舉之不數年而弛楊據白氏之義竟毅然復舊貫云

本朝

張焜新創學宮記古重司徒之官首隆學校之設凡以士之有學校猶農之有畝疇工之有居肆賈之有市廛也士雖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然幼學壯行之謂何上求致君下期澤民此亦研田之望穫美玉之待沽安得不如農之藉膏腴工賈之爭鬪闐哉永邑七罹寇烽學宮灰燼士生其間何異農之失耕工賈之廢業以求出塗泥之中而致青雲之上其何道之從焜

於康熙六年六月下車任事詢知永士科名自故明中葉至今一百四十年間杳然絕響不禁太息日有是哉永邑文風之否耶隨下牒學師訂期集諸生會課每月率以爲常月閱若干卷隨時披削而等其高下一時穎異頗多因嘆科名之閭寂咎豈獨在諸士哉邑之宰菲薄其邑之士而以踈遠自安邑之士踈遠其邑之宰而亦以菲薄自待苟且因循而無鼓舞磨礱之氣遂致於碌碌而久無聞也夫長吏以養育人材爲急安忍學宮之久圯而令士子無瞻依之所肄業之場耶因謀於廣文任君縣尉傅君貢生趙君等卜地數處皆不吉乃復周迴審睇得吉地二畝許於城之東北隅卽日貸資百

金鳩工庀材而里中之紳衿義民亦樂助有差計工起於康熙八年二月初四日

文廟爲先兩廡次之戟門次之櫺星門又次之繼之以崇聖祠名宦祠鄉賢祠明倫堂而泮池環橋皆以次舉也既蒞厥事乃以吉辰爇香鼓樂率師生迎

聖牌登座先賢先儒各以次設列正禮拜間忽祥光繞橋門靈鵲集大成殿無不舉手加額慶是科必有達者是時也正康熙八年己酉六月初七日也未幾而屆鄉試期予亦闡分戴記房與衡文事及揭曉日拆號至十六名任子者壽三十八名羅子萬傑果皆以詩經中式榜發三秦競傳爲奇敬盥手備記以彰此舉之盛

張焜捐疏水泉記永壽山邑也地厚而燥土石間雜穴之者皆焦枯少滋液掘深百仞不及泉居民素苦汲汲則挈罌抱甕行幾里而求諸絕壁之澗稍縱視失足鮮不破罌覆甕最苦雨中雪中汲徑滑步艱十汲而常覆三四覆則更汲不啻取明水於方諸仰甘露於仙掌也尤苦者東作方殷麥秋盛暑渴不得漿何以勝耕穫之勞徃徃求汲之益而荒半晌之工妨農莫甚於此不寧惟是永有驛驛賴馬力馬賴水草獨永之驛騎艱於飲多不及時且以奔馳疲乏之後策飲於險壑之下飲飽而騰躍於峻坡之上病馬莫甚於此其帶牛佩犢之苦又不待言矣予每太息曰民之苦恒在饑今永民又兼

苦渴耶日思所以濟之聞宋時有呂公泉特患無覓之者乃邀同廣文任君縣尉傅君貢士趙君等徒步禱祝尋泉之源約行八里許近分水嶺麓予思堪輿家有云凡龍之轉處卽有伏泉在下此正龍之轉處也隨令抉之漸有清液滲出再深抉之則汨汨然矣皆喜曰泉在是哉逾數十武抉之水溢又逾數十武抉之水又溢任君等俱狂喜曰求一泉而不可得今且得三異哉各以手掬飲三泉甘美不相上下而一種香味似下泉尤佳予於翌日卽捐俸募夫漚三泉於一道因勢順導開麓成渠高者削之使平陷者填之使聳石塹則錘鑿而通之斷岸則鄣木以渡之委蛇曲折導使入城因砌兩池以時其蓄洩上池便民之汲下池便畜之飲似可爲長久計矣乃未幾而土人告曰水道一帶土浮滲漏得水不多奈何又告曰堅冰將至水凍汲絕奈何又告曰無人勤修不時淤滯奈何予曰然哉然哉誠宜慮及此也因思水不就土則不滲水不見風則不凝乃命陶人製瓦桶數千順水魚貫覆以厚土其危險難施處則益以石規令其伏流而往又募夫二名不時利導焉於是涓滴不漏嚴寒不凝四時無傾瀉之患可以世食水德於不朽矣嗟乎泉本無壞時而治泉者有懈時是在後之君子善爲經理之以勿壞已成之水利可也

盧化敬重修城隍廟記建邑而祀城隍將以奠安乎土

宇保障乎人民而旌別淑慝彰善癉惡於是乎行焉永壽自元時徙縣治於茲立廟於城之西北幾閱四百年其城郭有明末造至今凡三遷諸皆圯廢弗舉獨城隍廟故基無改棟宇屢新豈非以神之靈鑒人善惡能禍福人而人兢兢焉持邀禱之心因是虔恭罔敢替歟顧神之所以降禍福者匪邀而可獲禱而可免惟視乎人之善惡而旌別之載考舊碑靈爽昭格殆者安拂者若如響之應聲凡民之有願望其必請籲於神也固宜然而政以理陽神以理陰惑於義者謂陰陽之殊其教而不識幽明之一其理今夫理教備具國法森嚴樂循禮則順而祥輕犯法則凶而咎彼奸慝之徒視政教如弁

髦扞文綱而不知畏一與之言鬼神杳冥不可測之事則惕然懼作乞靈禱祀妄冀其罪戾之可以幸逃而庸庸者亦忽乎上令下供父慈子孝之常道祇爭聽命於機祥庸詎知聰明正直鑒觀有赫天理之昭昭固在人心日用間修之吉而悖之凶蓋有一定而不移者夫豈徒區區趨避之所可得哉今廟貌所在聿新巍煥崇奕吾願瞻拜其下者思彰瘝之靡忒力行善道以勿陷於邪惡曰旦曰明自求多福則所以歆神祀而獲神庥也大矣不然金碧以塗之日考鐘伐鼓以告之卽曰所以事神者在是則非置邑立廟與今日修而記之之意也新廟之勞邑義民唐運泰最著凌烟著梁采協其事

蔣基新建火神廟文昌閣記聞之神體物而不遺人心
卽神心之所感神隨應之彌綸布濩蓋已盈天地間初
不必知其情狀也顧先王神道設教所以牖民非以愚
民於是莊嚴顯赫廟貌巍然又千百年來如一日矣永
邑嚮少火災戊申正月朔忽民廬遭回祿土恒務農掇
科第鮮近歲有先後領鄉薦者僉曰火災賴火神救護
科第屬文昌職司是不可不思所以祈之報之邑故無
火神廟舊有文昌閣久傾圯靡存余因力圖創造冀爲
吾永邑人捍禍患迓福祥爾會己酉冬以攝篆整厓去
任半年事遂寢庚戌夏四月仍回永任爰度地經營於
縣城內東北建火神廟於縣城外南關建文昌閣涓吉

辛亥春三月庀材鳩工越癸丑秋仲葺厥事今而後庶
幾廟貌常新神道益著吾永邑人枕席居安詩書澤裕
無謔出之聲有誦弦之樂於以捍禍患而迓福祥是亦
余司牧者區區之願也夫按古者以火紀官舜時伯益
掌火今道家火部諸神之稱儒者弗能深攷星經文昌
六星其形如筐或云詩之張仲卽是其說頗不經總之
祝融秉令繼照南離魁斗揚靈分光北極神日監在茲
有感則有應實稽驗乎人之心而已獨火神文昌爲然
哉是役也共費白金四百七十兩有奇除各量力輸貲
外餘費不足余悉任之以廟與閣同時議建故合記其
事而并刻諸石焉

火神廟工竣余旋署篆寧彞洎載
回任始續建文昌閣故閱時稍遲

考

明

文翔鳳邠谷考略永壽為唐漆縣唐無漆縣當作漢求其漆而

弗得近始詢得於九窠之陰細甚又不當率西之道其

建邑蓋誤以率西之澣為漆沮而遂以名而吏又因縣

以飾實之亦豈果有兩漆沮如雍錄諸說謂詩書不相

協乎書稱涇屬渭汭漆沮既從同耀之水實入渭而清

碧如漆也詩止云率西澣不言漆奈何強而傳之西澣實麟

遊縣東南之漆水此說亦非其云自土沮漆亦非謂豳隩果在漆沮

間蓋道其遐僻之界而陶復固自在谷中也乃為善說

詩西澣蓋即今大峪底窖諸水而必以為率漆沮而西

也宜其裂詩書而二之寧州真寧蓋北豳豳之脉淳化

蓋南豳豳之腓同官耀州蓋東豳邠州永壽蓋西豳豳

之腋三水蓋中豳豳之腹而寧州真寧三水皆立豳谷

中谷九而原隰錯故謂之豳也

辨

本朝

蔣兆甲梁山辨省志載梁山在乾州北十里秦始皇本

紀始皇三十五年幸梁山宮顏師古注梁山在岐山東

九嶷山西魏書地形志漠西縣有梁山括地志山在雍

州好畤縣西北十八里元和志梁山高宗乾所在地理

通釋山在京兆府奉天縣北五里又扶風志亦載梁山

在縣東北六十里據此梁山當以在乾州爲是麟遊縣

志恐誤

此條從岐山縣志採入

按麟遊縣志梁山卽縣治山原又云縣治爲梁山舊址周太王去邠踰梁山卽此永壽乾州二志皆有梁山非是其意蓋謂乾永之梁山乃秦宮唐陵所在而非太王之所踰也此緣親歷其地而知非從紙上得之者且顏籀魏収李泰李吉甫王應麟之屬亦未嘗謂乾永梁山卽太王所踰岐山志乃承孔氏詩疏之誤而駁之無乃非其所是與

又案史記周本紀去邠渡漆沮踰梁山麟遊志謂漆水在縣東南

後漢書注沮水不知所在

合普潤以東之岐水入渭

永壽縣新志卷八

十六

此正漢書漆縣之漆縣詩所謂率西水滸者是也太王當日必渡此水然後西踰梁山迄今數千百年光景宛猶在目可謂史中亦有畫矣總之踰山渡水顯然俱在麟遊諸儒聚訟紛紜無異盲人道黑白也

詩

唐

岑參送永壽王贊府歸縣云當官接閒暇暫得歸林泉
百里路不宿兩鄉山復連夜深露濕簾月出風驚蟬且
盡主人酒爲君從醉眠

耿漳邠南留別云長路來還去生涯竟若何艱難爲客
慣貧賤受恩多暮角寒山色秋風遠水波無人見惆悵

垂鞵入煙蘿

戴叔倫建中癸亥歲除夕宿武陵山北村云歲除日又暮山險路仍新驅傳迷深谷瞻星紀北辰古亭聊假寐中夜忽逢人相問皆嗚咽傷心不待春

于鵠贈永壽王道者云去尋常不出門似絕人行牀下石苔滿屋頭秋草生學琴寒月短寫易晚窻明惟到黃昏後溪中聞磬聲

許棠過穆陵關云荒關無吏守亦恥白衣過地廣人耕絕天寒雁下多東西方自感雨雪更相和日暮聊攄思搖鞭一放歌

僧齊已詠明月山云明月山頭石曾聞學月明別舒長

永壽縣新志卷八

十七

夜彩高照一村耕頗亂無私理徒驚鄙俗情傳云遭鑿後頑石任崢嶸

明

李夢陽古豳道中云高原驄馬曉嘶風歷歷封疆一望中畝有耰鋤溝遂改野無鞞琫處廬空豳山涇水遺民慶秋穀春蠶啟國功讀罷二南歌七月始知深慮是周公

曹愈秋日永壽道中卽事云分水通煙市偏峯挂古城鷄聲層漢落人語亂山鳴蕭瑟迎秋起蒼茫逐晚生慚予忝岳牧那復賦西征

東郡楊巍永壽道中云不知山縣處忽聽午時鷄城郭

到方見煙雲看漸低人疑勾漏令地卽武陵溪正是花
開日香風趁馬蹄

侯加乘謁建信侯祠云楚炬煙消霸業傾陣雲堞雨不
勝情尋常輓輅回鑾輅百二秦京復漢京今日驚看遺
骨匣邑人謾指種金坪山頭髣髴忠魂在明月年年對
鳳城

又長夏漫咏云暑過山城客不知每逢風雨動寒威日
中不用搖紈扇伏裏何曾試葛衣深院晝長聞燕語踈
簾星定見螢飛豎儒飽食渾無事夜夜晴垣看紫薇

蘭陵許之漸過永題云何處通煙市孤城峻岬懸寒雲
連漢時分水劃秦川樸俗虛機杼荒墟罷管絃奉春霞

舉後明月祀仍延

本朝

李如瑾莅永吟云先王遺澤遠禾黍見南豳執簿鶉衣
吏登陴草食民但能安下考不必嘆官貧遙憶千年上
公堂朋酒醇 伐鼓山城曙開門粉堞低瓦盆收宿霽
古樹散寒鴟地儉渾忘禮年豐不免飢關心惟驛使日
日聽傳旗 縣小常無事栽花亦滿城踈枝經雨直涼
葉帶雲橫斫竹探泥酒排沙得水杭江南昨有信怪爾
食魚羹 三邊惟一道此地屬巖疆馬足回崖短車輪
過硤長村荒餘麥飯戍老卧泥牀何處蘭風至前溪飲
麝香

趙運熙題兩郊古栢云虬栢如林壯地形數尋偃仰接
蒼冥荒廬衰草經秋白故國修柯隔代青村老霜姿同
士節影寒雲氣對山靈惟餘喬木烽煙後弔古窮鄉也
涕零

無名道士過永留題云經過諸郡縣未有此荒城仄路
三盤上單街兩面傾避風依左广馱水下西坪中伏寒
如臘天何太不情 山水多奇怪秦中得武陵書生纔
作吏宦况略如僧勸課文無害循良事有徵琴堂終日
閉六月一簾冰 戶口罹兵火窖居百十家土深難甃
井縣小易爲花深水原非漆空亭詎有麻終年無訟獄
寂寂鎖官衙 數日僧寮卧空山乏水薪不因行役到

寧恕宰官貧廉吏歌聞楚無衣客在秦夜來明月下促
席好吹豳

蔣基抵永壽境云驅車西邁入秦中蔬屨初辭半畝宮
問俗定歌今樂土披圖儼讀古豳風山區戶小宜藏富
斗署官閒合固窮地角天涯隨所遇人生蹤跡類飛鴻
又麥秋至志喜云南豳故小邑孔道當東西山陬苦境
塉耒耜勤歲時厥民五里輯厥壤五等稽厥田四千頃
厥賦供黔黎孟夏土膏發小麥大麥齊黃雲覆綺陌翠
浪搖煙畦歡呼耦耕叟鼓舞饁餉妻收成十分報疆吏
飛章馳皇天生庶物滲漉敷華滋三農九穀播率育來
牟貽有秋重力穡風化陳豳詩長思日至熟宇宙春臺

熙

趙希璜詠梁山云梁山之說何紛紛毛詩本自存其真
率西水滸至岐下東尋好時來周原後人聚訟愈失實
沿流胡遽忘討源周原膺膺接豳壤一山橫界生烟雲
踰此可限戎馬足旌旂照耀河之濱好時昔稱美田地
秦宮秦時交璘珣乾武東北界永壽毗連綿亘相迴環
鷄閭漆虛自上古陶復陶穴看躋攀李斯車騎祖龍怒
古公播遷岐鳳聞險阻踰越幾千載經生追論慙分門
馮翊扶風自逕別鄭注孔疏誰宜刪摭擗不厭涉誇大
撫摭無當空煩言牽率晉望與秦望猶如坐井忘朝昏
我偕半菴勤考据時延婁東王半菴修永壽縣志徒笑數典同家珍好

時流長山永奠岐周密邇東西分